



# 姚明:我的大学生生活开始了

“中国优秀运动员退役后有很多选择,有像李宁那样成为商界巨子,有像邓亚萍、王楠那样成为国家官员。但是他们不管是从政还是从商,开始都是上学。”姚明说。

暗蓝色的宽大牛仔裤,长袖深色条纹薄毛衣,姚明一身“学生装”,笑得有些腼腆,就好像十八、九岁的学生。

2011年11月7日,上海交通大学的一间教室外,人头攒动。不少人手里都举着手机或相机拍照,堵在教室门口。阶梯教室内,几十名学生正在认真听课,坐在最后一排的“大块头”就是姚明,一起身他的头似乎就碰到天花板。

在课后记者会上,姚明风趣地说:“今天是第一天上课,老师对我算是手下留情,也没布置作业,主要是沟通和了解,看一下我的底子有多么薄弱。”这一天他正式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一名本科新生,攻读经济学专业。

### 退役后心念读书

退役后,姚明比以前更忙碌。除了需要继续当好上海男篮老板,在2011年9月中旬举行的武汉亚洲男篮锦标赛中,姚明摇身一变成了专业电视解说员,为中央电视台全程解说中国男篮的比赛。敏捷的思维、幽默的谈吐,再加上过人的篮球智商与丰富的国家队经验,姚明这次的客串被球迷认为“堪称完美”。

而后,当婚礼见证人、体验A380大型客机的中国首航、和孩子们互动……直到10月底,看着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大兴镇姚基金希望小学的孩子门,也许使他想起了自己还没有入学,所以在被问及下一步计划时,姚明

说:“跟孩子们一样,我接下来也要去上学了。”

### 下课后帮老师擦黑板

上学第一天,姚明在课堂里足足坐了270分钟。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下午的课程结束之后,这个高年龄、高个头、高名气的“三高”新生,在闪光灯的簇拥下,来到了在学校多功能会议室里特别准备的记者见面会,谈起了自己第一天上大学的经历和感受。

“我今天总共上了6节课,45分钟一节。”姚明说。据了解,姚明以后上学将采用单独授课和跟班上课相结合的方式,拿到学位总共需要修满150学分。

第一天上午的4节课,姚明学习了基础数学和大学英语,都是采取单独授课的方式。下午,姚明走进大课堂,与其他学生一起上了“中国近现代史”的课程。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上海交通大学还特意为人高马大的姚明准备了一把专门的椅子。姚明上课认真听讲、做笔记,下课后还帮老师擦起了黑板,让老师很开心。

### 笑称“能打世界大运会”

早在2001年,为了获得大学生运动会的参赛资格,姚明就已经成为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名誉学生,不过那时只有证书,而没有去上过课。姚明自己也打趣说:“别人寒窗苦读4年才拿个毕业证,我两天就搞定了。报到一天,领毕业证一天,可不就两天嘛。”

这次,姚明想扎扎实实地学习点知识,并体验一下这相对于同龄人来说,迟到了10年有余的大学生活。不过因为身兼上海男篮老板、人夫和人父,要想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并不容易。不过,对此姚明似乎已经早有心理准备,“其实社会上也有很多一边工作一边充电学习的人。我离开校园的时间太长了,现在还没法做一个很详细完备的计划,但是我的时间肯定要做出很好的分布。”姚明说,

“我也不太可能像这些象牙塔里的学生一样,每天都扑在学习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管理,这就是平衡的问题了。”

学校里来了个如此大牌的明星,在微博上,交大学子纷纷猜测,姚明要是能代表上海交通大学打比赛,那该天下无敌了。而对于是否会去参加交通大学的篮球比赛,姚明以他的“姚氏幽默”回应:“他们太专业了,我现在只能当业余兴趣玩玩。就是参加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也有年龄限制,我已经超过28岁了,改改年龄大概还能去打。”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吴霞/文)



就算是小学生,都会背诵海子的诗,“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即使是诗人,也要在拥有了幸福与宁静后,“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也将告诉每一个人。”

与诗人相比,76岁的宫本长崎(Masafumi Nagasaki)更离群索居。20年来,他一直独居在一座名为Sotobanari的孤岛上,面朝大海,目睹了20载春暖花开,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社交,愈孤独,愈快乐。

Sotobanari是日本近海的一座小岛,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岛上没有任何人造设施,物产也不丰富。甚至没有天然淡水资源。太平洋上的气流与洋流常逡巡而过,时不时地,台风就会来岛上兴风作浪一番,各种野兽毒虫更是出没不定。尽管这几天高海阔、绿草碧波,但除了宫本,没有任何人对此产生过兴趣。

年轻时,宫本是个摄影师,后来又从事过娱乐行业。当身体逐渐老去,他开始计划摆脱一切尘世浮华,“我不想再遵从任何来自社会的指示,而是听从自然世界的法则。你不可能击败自然,所以就只能百分之百地服从。”20年前,他发现了这座小岛,决定在此了却残生。

每天,宫本都会严格按照自己制定的时间表生活。清晨最悠闲,他会在阳光下的海滩上散步,按下来的日程便是与时间赛跑,他得在日光熹微前做完一切必须的工作——准备食物、洗涤用具、收集淡水。太阳一落山,黑暗就会笼罩全岛,昆虫们也会悄悄出来觅食,他必须躲回自己的家——一座简易帐篷。

和其他七旬老翁相比,宫本看起来瘦削而结实。他遵循少吃多餐的原则,以饭团为食。每天都要烧锅煮水四五次。因为习惯了独居,20年来他一直赤身裸体,只有头一年,当有船只掠过小岛时他会匆忙找件衣服遮盖身体,但随后,他就坦然地赤裸相对了。“想要在日常生活中一丝不挂地散步是不可能的,但在这儿,你要是穿上衣服反而会觉得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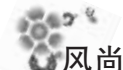
每周只有一天,他会穿上衣服,搭船前往最近的人居点。他的家人会为他寄来1万日元,供他购买一些必要的食物与饮用水。除此之外,他与社会再无任何交流。

在岛上,他努力靠双手维持尽可能体面的生活。他定期洗澡、刮胡子,用一只破锅改建了一套雨水收集过滤系统。为了避寒取暖,他搭起一座简易帐篷作为栖身之所,但帐篷在一次台风中被刮走了。此后他就只能以天为盖、以地为席,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灰心,“在太阳下,我觉得自己快被烤焦了。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个鬼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但他还是住在了这里,遵从自然与本能的指引。他承认,这不是最理想、最健康的生活方式,却令他最为满足。像最典型的日本人一样,他认为寻找死亡之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Sotobanari已成为他决意长眠的地方,而不是在医院或是家里,被一堆亲人包围着逝去。

“死在这儿,被自然所裹挟——你永远如此卑微,不是吗?”他说。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第18期 麦小兜/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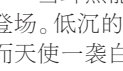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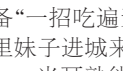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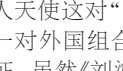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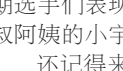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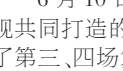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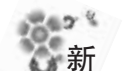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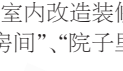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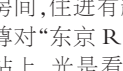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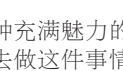
## 『孤岛客』宫本长崎



### 风尚



## 当烂房子成了抢手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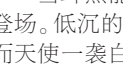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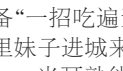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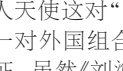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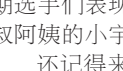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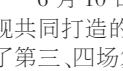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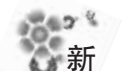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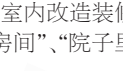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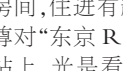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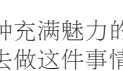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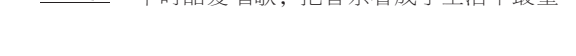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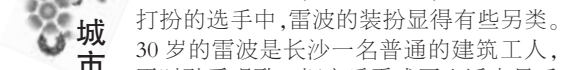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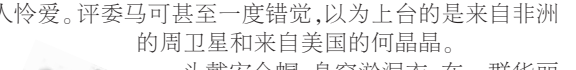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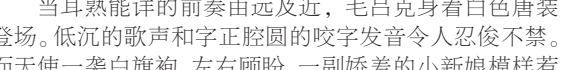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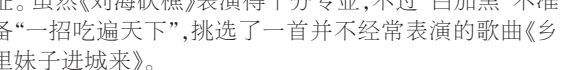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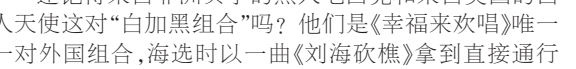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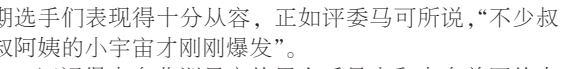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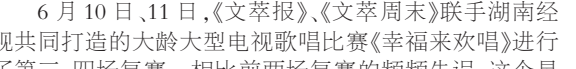
都市人找中介租房子,条件不外乎以下几个:交通便捷,离车站近;设施配套好,家电齐全;学区,教育购物方便,然而,在日本有一家叫“东京R不动产”则颠覆了这一套向租房客推荐房子的标准。

他们给客户推荐的大多是破败的老房子、古旧的老厂房……甚至是澡堂子,当然,是经过改造后,把老房子的经历和看点用感性的语言传达出来,利用网站兜售给那些适合的人。

几年前,身为建筑设计师的马场正尊想在东京找一处房子做办公场所。他不喜欢都市千篇一律的格子间,希望找到一处能够释放设计灵感魅力场所。然而跑了几个月的中介,都没有结果。直到有一天,一个新上路的中介以档案袋的底部抽出一份破败的老宅子资料,被马场正尊一眼看中了。这种寄托感性趣味的老房子,与一般中介眼中的好房子之间,有相当大的差距。一种是功利眼光,一种是对生活情趣的打捞。

马场正尊觉得,东京沉睡着许许多多这种充满魅力的老房子,还没机会被人挖掘。自己可以尝试去做这件事情。于是,“东京R不动产”成立了。“有趣的房间,住进有趣的人,再产生出有趣的故事”,这是马场正尊对“东京R不动产”模式的最好的总结。在该公司的网站上,光是看看那些出租房间的条件,便令人兴趣倍增,“室内改造装修OK”、“仿古风格住宅”、“手冢治虫寄宿过的房间”、“院子里养着鲤鱼”、“美军住宅”等等,迅速击中客人们的心。目前,“东京R不动产”网站每月点击量已达300万,会员2万人,并创下物业登录上网10分钟接到咨询,50分钟成交的最快纪录。

(摘自《中国青年》第2期 陈全忠/文)



# 屌丝女士欢乐多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微博上发飙,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人生这么狗血。”到了年底,陈文怡在网络上看到了“屌丝”,对照之下,发现自己真是太符合了,“我就是个卑微的小北漂,本来有爱情,但是那个高帅富更喜欢富美白……我以前总是配合他,现在我解放了!”

在陈文怡的概念里,其实女屌丝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她们不愿讳承认不够漂亮不够聪慧,她们有自知之明,因此就很难被人伤害到。“你看那些微博上炫美炫富的,人家说一句不好就疯了,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是完美的。我们

### 腰包窘迫 VS 虎背熊腰

曾经一度,“微博控”米婧觉得自己被富美白搞得都有抑郁倾向了。

